

旧体诗词自“五四”以降,受到冷落,乃至排斥,其形式竟至被视为“反动”之物。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时期,报刊上极少有诗、词作品,文化人正式出版诗词集者更不多了——我仅买到过陈大远《大风集》、郭沫若《邕漓行》两种小册子。陈氏为驻外使官,集中多记欧洲风情;郭氏为学界、文学界、政界名人。二位诗集能由出版社出版,恐非与其人无关。买到的一本大三十二开的选集,是《柳亚子诗词选》,出版于柳氏身后。那年代,旧体诗词在正式发行的报刊上虽几乎处于销声匿迹状态,但一些老先生们仍在写,以油印(铅印唯见张伯驹先生装帧本《丛碧词》,印于解放初期)形式或复写纸撰写,送给好友。“文革”之前的油印旧体诗册,有新中国成立后仅存的、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稼园诗社的诗友作品集、《江山峰哀挽集》、蒋稚云《稚云词》小册子、钱世明《醉芳词》小册子、黄菊庵《劳山集》等为寥寥的几种。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曾是“稼园最少年”的我,“文革”一起,所存稼园资料尽

大家小品

藏油印诗集小记

钱世明

失!我现在手里唯剩一本《劳山集·词部分》和《醉芳词》了。《劳山集·词部分》印于1962年,《醉芳词》印于1963年。我印《醉芳词》是因为1963年元旦,王昆仑师作为新年礼物送我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11.1厘米、宽7.1厘米、紫布面线装影印手稿的《鲁迅诗集》,外有淡豆绿色纸套封,小巧可爱,我才自费40元,在北京景山誉写社油印了长12.1厘米、宽8.5厘米的《醉芳词》小册子,收我15岁至20岁所作词40首。

而,麻烦还是有的!我的《醉芳词》印了100本,才送出30来本——主要是文学前辈和朋友——竟有人把我告到了我的领导那里。领导找我谈话(那时候,“领导找谈话”,十之八九不是好事儿!),还不错:“你这还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不要再送人了。”说实话,我那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两个“问题”,听了也不太懂,但感到是没犯大错,心里踏实了。剩下的60多本,在“文革”一起时,都被我塞进了火炉肚子里喂火了。要不是在“文革”中又有人“揭发”,把我的这本小词寄到了“革委会”,我连一本也留不下了!(词集的衬页被撕去了,那也是我写了题赠字样,揭发我的朋友,当然不愿我知道他是

谁,所以撕去了。)我真感谢这位“揭发”我的人,真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被粉碎,而旧体诗集想正式出版,仍非易事。所以,一些老前辈纷纷油印他们的诗词集。我先后收到了夏承焘先生于1976年和1977年油印线装的《瞿髯词》和《瞿髯诗》,茅于美先生1982年油印的《茅于美词集》、程干帆先生为夫人沈祖棻1980年油印线装的《涉江词稿》。这些集子,印得都很雅致,它们成了我珍藏的版本。每当我捧阅这几部油印诗词集时,就自悔自恨——“文革”前,我曾自己刻蜡版,到中央文史馆(当时在北海公园内)借油印机,为老师个石先生(田名瑜)油印他的《思庐诗稿》(先生手稿四大册),前有仇鳌题签和田星六所作的序,只刻印了一卷,终因“害怕”,没能竟其事!结果,这四大册手稿尽失于“文革”!前些年出版的《田名瑜诗词选》中所收作品,仅占此四大册稿中十二之三,剩下的即是先生用钢笔写的那小日记本里的作品了。

新书架

《最后的民间》

王水

高建群新作《最后的民间》以拗口的“原生态”陕西方言,以张家山的活动为线索,把一个又一个让人忍俊不禁又心里泛酸的“原生态”故事串联起来。

招摇地在各村间判判案子,调解事端。这该是窑洞内外那些庄稼把式和婆姨们明里议论暗里羡慕的事啊!一般读者对陕北作家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却勤奋出众;作品大多是结构单一的农村题材,但深深影响着当代大陆文坛。这部被称为“大西北三部曲”第二部的《最后的民间》,书名似乎在追忆缅怀什么,故事也绝不仅只是些“花寨”。作者自己说出来的,也许他们那个文化圈中的评论家也会接着这个评论,但普通读者不知有几人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来自天字的心灵共振。

文汇出版社出版



晨光下的柿子(摄影)

朱广健

郑邑旧事

“善为辞令”的郑相游吉

李济通

春秋时期,继名相子产之后,郑国出了个政治家游吉。作为小国之卿,对内他施以仁政,以德治国;对外则不亢不卑,左右逢源,为郑国的生存和尊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后,游吉曾多次出使晋国。或参加葬礼,或参加有关庆典活动,面对强大的晋国,他坦然而对,刚柔相济,相机行事,往往化险为夷。据乾隆《郑县志·人物志·列传》记载:公元前514年,晋顷公亡。郑献公命游吉前往送葬,晋人颇有微词,质问游吉,你为晋人前来自当维护晋国的礼仪之邦。虽然小国应臣服大国但大国也要尊重小国。这样才能和睦、平等相处。过去我们按规定办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往我们朝贡不缺,患难与共,现在我们国君年幼体弱,难以成行。让我一人前来,有何不妥呢?晋人无言以对,只好作罢。以至于郑献公八年(前506年)游吉死后,为之送葬的晋国重臣赵盾,不仅悲痛万分,还满怀深情地称赞道:“当年见面,夫(游吉)曾赠我九言:无私乱,无怙富,无恃宅,无违周,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我会永世不忘啊!”游吉德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郑州地理

翟正义烈士墓

阎宝峰

翟正义烈士墓位于巩义市西村镇罗口村西北约一公里处的地堰下,墓前立有一块小石碑,上刻有翟正义烈士墓等文字。

革命工作。1945年9月26日,豫西抗日独立支队离开巩县向大别山进军,党员干部也随部转移。翟正义由于掩护领导未来得及转移,留了下来。他隐藏在登封市的北部山区,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还乡团逮捕。1946年12月,在押送巩县旧县城(今站街镇)途中,被罗口村劣绅阎炎脚派人杀害于四村镇坞罗村砖桥沟。遗体被罗口村乡邻收埋。建国后,阎炎脚被人民政府镇压。翟正义有一遗子,半痴呆,由人民政府救济抚养。每逢清明节,罗口学校师生都要去给翟正义烈士扫墓,纪念先烈,激励后人。

儿时夜哭,母亲说,莫哭,外面有鬼,便屏住气,窗外果有动静。初时以为那动静便是鬼声,时间一久,不见鬼的面目,遂日淡化了鬼的概念。可是,却十分喜欢上这动静。这动静,是夜的言语。

夜无论皓月繁星还是风霜雨雪,都是有其声的,且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韵致。夜有动态的夜和静态的夜之分,动态的夜有流动的意境,静态的夜有禅意的朦胧,风霜雨雪夜,该是动态的夜。设若有风,一年四季,风的性子不同,大小不一,春夜的风柔和,夏夜的风凉爽,秋夜的风洒脱,冬夜的风暴躁,最有特点的,是冬夜的夜。少时家居平原,每每夜深,西伯利亚寒流挟风而至,在胡同,在屋脊,在树梢,跳跃着,叫啸着,并使劲拍打着每家的门窗……同是动态的夜,雨夜、雪夜、霜夜也各不相同。就说雨夜吧,溜圆滚滑的雨点儿,宛若活跃的音符,于屋顶,于水面,于花茎,于草叶,时疾时缓,且紧且慢,淅淅沥沥,哗哗啦啦,“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雪无须细说,是耳闻目睹了的。霜看似浑然无觉,其时亦有欢乐的演奏。夜里,你细听,有数粒幼蚕,在桑树上,沙沙咀嚼着叶片。霜在夜里诡秘得像个仙子,羞答答自天而降。舞动过裙,舒展着

袖,霜降的日子里,歌唱着每一个黎明。那一片片的白,不正是夜歌声里,仙子眷恋大地撒下的朵朵白花?

散文

的绝唱。其间亦虚亦实,迷离恍惚、洒脱浪漫的情调,使人叹为观止。而不用眼,也就是凭感官领会的月夜,当说民间艺人瞎子阿丙的《二泉映月》了。那如怨如诉的曲调,让人步入虚无缥缈的梦境。泉水里的月亮多么美丽,泉水淅淅地流淌多么动听,明月在如丝的云中,飘来荡去……听者融入夜,与夜应和,与夜同歌,在灵魂的墙壁上,产生共鸣……

听夜

耳朵

眼睛,却难以入睡,我失眠了。十多个流浪的日子里,“吃饭了不想家,睡着了不做梦”。可是今夜,我失眠了。我想到了家,想到家我不禁热泪盈眶。“莫哭,外面有鬼?”“鬼?”“鬼?”……是母亲的声音吗?像是又回到儿时,回到母亲怀抱,闭着眼,屏住气,听外面的动静——即刻有了失落感,有

了远离亲人的孤独与悲感。我忽然害怕起周围的动静。野兔跳跃,老鼠戏斗,每一个响动都已使我生畏,我呼吸轻轻,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是冰冰的。冥冥中,一种奇妙的声音飘入耳际,像是来自天边,像是就在眼前,像是响彻天宇,像是发自地下。睁开眼,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一片漆黑,只有飞舞的萤火虫,只有唧唧的虫叫。然而,分明有一种声响,那样的微妙,那样的温柔,那样的诱人,一如孩时,偎在母亲怀里,听母亲那颗伟大的慈爱的心律跳动。

我细听这夜的心脏的跳动,我听到极其温馨的话语:“莫怕,你在做梦呢。”我分辨这慈爱的声音,是那般的熟悉。这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呢?是雨水跳进湖水利那的欢笑,是蜻蜓歇息花朵瞬间的吟唱,是落英离开枝头起初的叹息……不,是小鹿水边的奔腾,是雨夜竹子的拔节,是海面鸥鸟的鸣叫……不,什么都不是,是母亲哼起的那首催眠曲:白絮子,青云调,花园花,乖宝宝……我嘴角洋溢着笑,在母亲怀里,在五光十色的光环中,手持云朵,荡漾云霄……

陈旅长问:“花小姐找鄙人有何见教?”花小姐直言:“想请陈旅长出手,为雨潇复仇。”陈旅长叹了口气,“雨潇与我情同手足,我何尝不想为他雪恨?只是我的刀把子不在自己手里,动兵动枪的事,不得擅意为之,军法无情啊!”花小姐把那轴画递过去,说:“这是咸丰爷赐给我祖上的,纯金花鸟画,是宋徽宗晚年作品,很珍贵的,我们家屡遭战乱,如今只剩下这一件宝物,还望陈旅长笑纳。”花小姐听雨潇说过,陈旅长这人可说是见钱眼就开啊。

陈旅长把画展开,只看一眼,就赞不绝口,连叫“好画,好画!”看了一会儿,却又皱起眉头,说:“你可叫我为难了。花小姐刚才相求,我一口回绝,是宋徽宗晚年作品,很珍贵的,让人岂不觉得我是那见钱眼开之人?”花小姐一笑:“陈旅长这是哪里话,我这画也不是送给陈旅长的,是想,陈旅长一旦为我做了这件事情,上峰要是怪罪下来,这宝贝不是可以派些用场吗?就是张大帅,见了这东西,说不动心也是假的。”陈旅长一听这话,喜得满面是笑:“对,对,花小姐说得对,这就是免死牌啊!好吧,花小姐,让陈某怎么做?”花小姐允下陈旅长,把它夷为平地,一个活口不留!”

连载

23

夷赤涕泪齐下,大声哭泣:“兄长不听劝阻,这一去定要被叶公杀害!”夷顿悟他再三苦缠,一脚将他踢开,登上马车,绝尘而去。夷锋来到叶邑,叶公亲自迎出城外,于澧水之滨张施帷帐,盛宴款待夷锋。叶公殷勤劝酒,极尽主人好客之道。夷锋十分受用,醺然欲醉,半醉半醒之际,尚不忘此行的目的,开口讨要叶公许诺的土地图册。

叶公笑容依旧,眼中却透出凌厉杀机,微笑着道:“君岂不闻土地乃国之根本。诸梁今日割土相让,异日何以向楚王复命?”夷锋看不到他目中射出的凶光,只含糊笑道:“楚子小儿哪里还顾得上北疆?一个吴国就打得手忙脚乱。”叶公冷笑,厉声道:“我一直隐忍不图,只为友邦睦邻,不愿挑起战端,却被你视作懦弱可欺。你可知骏马、美妾可以割舍,寸土决不能让!”夷锋愕然起身,这时才觉出气氛异常。他口齿含混,吐字不清,只大声指责:“自毁其诺,岂是君子所为!你自己答应过的事,难道就不作数吗?”叶公目光凶狠,残忍进逼:“我曾给你退步抽身的机会,谁知你竟一意寻死路!”

11